

編 續 庫 文 方 東

濟 經 村 農

(上)

編 主 五 雲 王
五 聖 李

念 年 十 社 雜 東
刊 紀 週 三 誌 方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農村經濟上冊

目次

- 一 一九三二年中國農業恐慌底新姿態——豐收成災……姜解生（一）
- 二 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董汝舟（二〇）
- 三 中國農民經濟的困難和補救……張鏡予（四五）

農村經濟上冊

一 一九三二年中國農業恐慌底新姿態——

豐收成災

姜解生

近年來中國的災荒，無論他是水，旱，蟲，雹，的天災，或是兵匪騷擾的人禍，差不多已成爲『司空見慣』的事，不足以使人驚奇。民十六，十八及十九年中，部遭遇水災，民十七到十八年西北發生大旱災，延到民十九年方止。在江北蝗患是三年一告兇，五年一成災，民十七，八兩年他就形成了大災。雹災在陝豫本年且已成爲空前未有的浩劫。至於匪兵底騷擾，不消說，那更是全中國無省無之，無年無之。四

川一省在二十一年中發生的戰爭竟在四百次以上，更是駭人聽聞。

這些天災人禍，直接受其影響的自然還是以農民大眾爲最多。去年所發生的，蔓延四十餘萬方里的大水災，更使人們感覺着農村經濟破產達到極度的苦痛。

今年『邀天之幸』，雨水潤調，各地大多豐收。照理一般農民就此可以歡天喜地，額手稱慶了。但是實際上恰恰相反，因爲糧價太賤，農民底窮困非但沒有減輕，反而益加深重，所謂穀賤傷農，豐收致災，是目下的狀態。

不過，穀賤傷農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豐收成災，他底原因究竟何在？他與資本主義國家所演的農業恐慌有什麼兩樣？他與中國近年來以一般的災荒——荒歉表現出來的農業恐慌有什麼不同？這些都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

一 豐收成災底真相

關於這，因爲篇幅有限，我們只能就這種現象比較顯著而可以作爲代表的諸省來說。

就長江流域之江蘇說，據江蘇實業廳調查，今年本省各地秋收大半豐稔，其中「尤以崑山，吳縣，宜興，武進，無錫，江陰，江寧，溧陽，高郵，江都等縣所產，均能超過通常收穫量——達到二〇%以上，較之去年未可並論……」（十月十二日無錫人報。）至於米價「無錫在春夏之間，粳米每石十三，四元，……等到新穀登場，立見傾跌至十元以內，現已在八，九元左右」（十月十三日全上報。）

浙江亦是江南的富庶之地。他底農產品，除開米糧以外，絲繭也是農村中主要的收入。因此單說食米，平常本來是不足以自給而須靠外省接濟的。自從民十七年起時常遭到水災蟲害，收成一年減少一年，到了去年又同其他江南諸省一樣着空前的大水災，米糧底收成自然更是減少。再加絲繭價格底暴跌更使農

民虧蝕得不堪，所以浙西各縣曾經有過斷糧的時候，搶米風潮也曾發生過好幾次。幸而今年的秋收，全省都還豐稔，一般農民沒有一個不是『喜形於色。』但真所謂『禍不單行，』等到新米剛剛上市，稻米價格便一天跌落一天。例如『浙西各縣，見新未及一週，米價驟跌一元，不到一月，價跌竟達二元有餘。計自糙米八元五角，跌至五元至六元。農民雖稱豐收，但每畝收穫，亦不過一石六七斗。全數糶去，以六元計算祇得九元稍零。佃農連還租在內，以及工資等項，每畝須本洋十二元，則種租田一畝，虧本幾達二元之多……至於浙東一帶，每擔（百斤）穀僅值一元九角，其不敷成本，可想而知……』（十月三日上海新夜報，十月廿四日時事新報。）

江浙如此，他若安徽，江西，兩湖的情形亦大概相同。

就西北諸省說，綏遠本是西北方面標本的豐收成禍的省份。他在民十七到

十九的三年中間，差不多沒有一年不遭着因旱而生的饑荒去。年比較好些，全省有八成的收成，今年的秋收也很好，尤其在綏西所謂『糧米川』地帶的河套，五原，臨河，安北等處，收成更爲豐稔。如在河套『糧食之賤，至足驚人，穀子每元可購三百斤，……糧食無人購買，至喂牲畜，馬鈴薯每畝可穫千餘斤，從來不作食品之用……』（九月三十日上海世界晨報）再加糧食不能售出，銀洋不能流入，因此社會經濟實在已經凋敝到萬分。結果『有許多田地因爲糧價太賤，簡直沒有人去收穫，恐怕收起了反而賠累……所以一般農民都是擁糧坐嘆，叫苦不已。』（十一月一日上海大晚報）

就陝西全省情形看，與其說是豐收以後的穀賤傷農，還不如說是荒歉以後的穀賤傷農來得確當，本省總計有九十二縣，中間關中除藍田，柞水兩邑以外的四十四縣，陝南除安康，平利，白河，鎮坪，石泉等十二縣以外的二十五縣，以及陝北

的麒麟縣共計有七十縣之廣，差不多完全是遭受霜災的區域。陝北除麒麟縣外，其他二十餘縣又幾乎完全是慘遭旱魃之災的地方。總起來說，陝西各縣，差不多沒有一縣不是災區，災民之多竟達千數萬人。（七月四日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因此農村中真是『十室皆空』『哀鴻遍野』。甚而至於要想掘食野草，無奈『赤地千里』，即使可以剝食的樹皮也早已作為炊薪被人用完。變賣田產既是沒有受主，鬻妻賣女，更是沒有人來過問。結果他們不是逃亡，就是死於溝壑，即使還能苟延殘喘，終究也是坐以待斃。在這樣的荒歉饑饉到極度的情形底下，糧價底高漲乃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事實所告訴我們的卻正相反。例如在稻米產量豐富的安康縣『食糧不值錢，每斗米重四十斤只值洋一元二角，小麥每斗重四十斤只值洋七角八分』（十月十六日陝西西安日報）。又如西鄉縣，他底主要食糧是米和玉蜀黍，其次就是麥和豆類。這些食糧底價格卻真跌落得驚人。『米過去幾年

中平均每石七元，今年祇值洋一元五角；麥，去年平均每石十二元，今年平均只五元；玉蜀黍去年平均每石六元，本年平均三元；豆類，去年平均每石七元，本年平均四元。今年糧價與往年比較，相差竟如此之鉅，故農民不能不棄地逃亡也。」（十月廿六日天津大公報）

山西的情形則較上面所提到的西北各省複雜些。

二 豐收成災底原因

豐收成災或穀賤傷農底原因很多，並且因為各地社會的和自然的環境總有些不同，所以他底原因也決不會到處完全一樣。不過這種分別也只是大同小異罷了。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幾點：

糧食不易流通：這一點雖然有些地方確是限於自然條件由於交通不便底

緣故，但是主要的原因卻還是運輸糧食所經過的地方稅捐太重，以致運費太高，商人不堪負擔。例如從陝西石泉到西安只有一條旱路可通，並且必須越過秦嶺，非常難行；可是當局者卻仍『雪上加霜』沿着那路遍設稅卡，對於客商任意留難。『未裁釐前，釐金稅單還可以通行全省，不再重徵；裁釐後之所設特稅局竟任意估價，已完稅後，行經每一稅卡，仍須出照票費，出費多少，亦由卡員任意需索……甚至對於各村村民，運送少許農產品，行經稅卡，亦需完稅。此種稅卡，分佈極為完密，舉凡行人要道，相隔十餘里即有一處。不納『買路錢』，休想通過。以致所有物產，均被重稅所困，不能流通……因此不但商販裹足，即挑擔貿易之小販，亦不敢貿然嘗試。豐收成災原因在此……』（十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沿路稅捐太重而使運費太高的情形不但旱路如此，即水路也是這樣。例如在綏遠『從臨河開到包頭去的船筏，每支所納的軍徵，建設費，船筏捐，護路費等

種種稅捐，總計至少在七八十元以上。……」（六月十四日綏遠民國日報）船筏所納的稅捐既有這樣的多，糧食運費之高可想而知。怪不得糧食無論運到什麼地方，總要賠本，因此誰也不願再幹這種運糧的事了。（十月十五日大晚報）運費太高致使糧食不能流通，這種事實不但在交通比較不便的西北盛行，即在交通可以說是很便利的長江流域諸省也很通行。關於這，上海豆米行業同業公會主席委員顧馨一等所給市社會局吳科長的公函內已經說得很清楚：『凡輸米出口，輒重征累稅，任意需索，輾轉需費每石三四元不等。以之運銷各地，成本既增，售價亦貴，食米之區，不欲顧問。於是商販裹足不前，而剩餘米糧不能流通，因之米價日賤。……』（十月七日申報）這種情形甚至在有鐵道可供運輸的地方也還不免。例如江北各縣農會致江蘇省政府轉請鐵道部減徵運費的電文中有這樣的一段：『近據確查，江北各縣食糧除自用者外，尚可輸出兩千萬石，

惟因限於成章，車費過鉅，無法運往南北歉收之省，食糧積屯，坐視困疲……」（十月十四日大晚報）

此外使糧食不能流通的原因，就是各地政府還有禁止米糧出境的地方，例如江蘇吳江總商會主席朱元直電中曾有『請准將本省禁止米糧出境條例暫時廢止，以免穀賤傷農……』等句；常熟出席糧食救濟會議代表陸公權也曾說過：『……在昔虞地多有外省採購米糧，自封禁後即告絕跡，以致過剩生產額無處銷售……』（全引前報）其次有幾處產米各省的政府還在『寓禁於征』（？）征收限止米糧輸出的所謂護照費，出省費或米照捐等同一性質的稅捐。例如湘省的谷米照費，雖已由過去的每石一元數角減到四角，贛省的護照費雖已由每擔兩元減至一元，再減至八角，卻因米穀出口之依然寥寥，為防政府的收入激減，當然把他儘量地維持。

洋米洋麥充斥；洋米洋麥充斥中國市場之成爲豐收成災底原因，乃是帝國主義者把他自己及其殖民地上生產過剩的農產物到中國來實施其傾銷政策的結果。洋米洋麥充斥這種現象，他底表現方式有兩方面：一方面他在甲市場是該市場糧價跌落底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他又是乙市場糧價跌落底間接的原因，這就是說，乙市場本地的糧食本來可以運到甲市場去販賣，但是因爲在甲市場那邊，他已有很大的勢力，並且已使糧價跌落到相當程度，而乙市場的糧食恐怕加上運費運到甲市場去反須虧本，所以只得停留在乙市場，而乙市場的糧價便因此更加跌落了。這種洋糧間接使各地糧價跌落的現象，我們在上面所說的幾省中差不多都可以看到。例如江西的米穀素來以上海漢口爲他底銷納場所，但是這兩個市場都已有洋米洋麥在傾銷，所以江西南昌的米，因爲不容易運出，價格也就低落，同樣湖南的糧食市場對於上海漢口的關係也是一樣。湘贛兩省，他

們雖然已把谷米照費或護照費減低了不少，而出口的米糧仍舊寥寥無幾，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至於洋米洋麥充斥以其作爲糧價跌落底直接原因而表現的地方，除開滬，漢平，津以外，江蘇的無錫，浙江的寧屬各縣都是；安徽甚至還有去年的賑粉堆積着。此外福建，廣東原本是缺米而須仰求於外來米糧的地方，照理長江流域產米各省所剩餘的米糧就可以運向那邊去銷售，但是事實上那邊的市場差不多完全由洋米所充塞。洋米在中國勢力之大，及其奪取中國自己底國產銷售市場而至少更加重了些產米區域底『乙市場化』底性質，由此可見一斑。

商人壟斷市面上面所說的兩種原因同時也使商人——米商——遭受到相當的打擊。因爲糧食不易流通和洋米洋麥充斥直接就使糧食底躉售交易也減少了。但是米商有的是資本，他是情願不做生意而絕對不肯——至少絕對不

願——放棄商業利潤的。何況交易底滯澀，又給了他以壟斷市面，壓低穀價底機會。例如十月十二日大晚報所載浙省米市的一則新聞中有這樣的幾句話：『：這種穀賤的原因，釀成米價奇跌，也並不是真正國內糧米的充足，完全由於米僧的操縱……』同時十月廿七日天津大公報登載綏西農商近況中也有『糧賤原因……由糧店組成之糧行，任意居奇，操縱糧價……』之句。這一種豐收成災底原因，雖然人們很少注意到他，好像沒有什麼重要似的，其實我們至少可以說，他是穀賤傷農底劊子手。

農民底窮困：這一原因初看去好像錯了，因為這是豐收成災底結果，這裏卻把他倒果爲因了。可是仔細想來，其實並沒有錯，而且他正是豐收成災底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不過窮困的農民好容易得到了今年的豐收，卻仍與再遭一次災荒沒有兩樣，祇使他窮困底程度更加深刻。因為糧價太賤了，他即使把所收穫的糧

食統統賣去也還不夠補償他所負擔的以前的債務以及一切稅捐，尤其是佃農除開地主底田租不得不先行繳足以外，連他以前借來的耕牛種子等生產費也還不夠償付，因此不是未到年終就要向地主高利貸者借錢賒米，就是棄田逃亡或竟不得已而繳田以去。

現在我們再來看農民底窮困促成穀賤和豐收成災的事實。例如江西『：農民因爲償還耕牛種子典質販貨各種舊欠及田賦捐稅交相煎迫之故，雖吃穀亦不得不賤價出售，放下禾鎌沒飯吃，成爲農村之普遍現象。刻下糧價慘落，並非生產過剩，仍是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剝肉醫瘡，轉眼隆冬，即須高利借貸食穀……』（十月廿三日中央夜報）又如陝西『：……農民收糧一石市價不過三四元，而由此一石之糧應納稅捐竟達八九元，捐款超過生產價額一倍……農民爲要繳捐款不得不縮下食來，只好喫粥，節省出來的小麥大米，都挑到城市上

去賣，所以市面上的食糧很多，沒有去路，價錢便更加賤了……」（十月十六日陝西西安日報，十月十八日中央日報）

上面所說的豐收成災底四個原因，他們並不是各自獨立地存在着而是互有連繫互相影響着纔使豐收反成爲災害。但是最重要的原因的確還是農民底窮困。假定農民原來並不窮困，則豐收時他就可以得到一部分的剩餘生產物。這時候至少他底生活已可不成問題，他底剩餘生產物既沒有急求脫售的必要，他底必需生活資料更無庸節省下來拿到市場上去。這樣，一方面至少可以部分地減少市場上糧食底囤積，一方面即使『糧食不易流通』、『洋米洋麥充斥』和『商人底壟斷操縱』三個原因依然存在，農民也不會受到多大的影響，豐收便根本不至於成災。

三 今年農業恐慌底本質和姿態